

胸懷偉業 同心同行 專輯

高佩璇

香港常被喻作連接內地與環球市場的超級聯繫人，而要承擔這樣的重任，離不開一個個具體而鮮活的人物。意得集團主席高佩璇正是其中一位。她生於汕頭、長於香港、事業則蓬勃於內地和香港兩地。正是在兩地頻繁的經貿往來中，她掘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。雖說資本逐利，但身為港商而投資內地，卻也出於一種血濃於水的情懷。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，他們是見證者，也是參與者，是受益者，也是貢獻者。

文：張童



● 2020年10月，高佩璇獲委任為太平紳士。



● 意得集團主席高佩璇



● 2010年8月，出席滿族文化搶救開發項目啟動儀式。

保育文化搶救滿語

高佩璇寄情於傳統文化。而作為黑龍江省政協常委，她對滿語的保育工作格外掛心。會聽、會講、會譯滿語的人曾一度剩下不到二十之數，當時也沒有學校在培養相關人才。

而漢滿蒙回藏，是中華文化的五個重要組成部分。為了不使文化斷層，為了保持中華文化的完整性，她認為保育滿語的工作十分迫切，以至於是一種「搶救」。

她到省裏提出建議，被勸說：「沒有回報的喔」。她也獲知黑龍江大學二十年前曾想要做類似的事，但因為資金匱乏，沒有做得下去。高佩璇說自己捐建寺廟也不求回報，只是因為值得。對方見到這樣的決心，決定幫忙操辦。

後來事情開始運轉。滿語方向的本碩博，開始得到培養。一批專家學者帶着學生到訪遺存的滿語部落，通過口述記錄其文化與生活。更難能可貴的是，一批塵封的、以滿語記述的文檔重新被打開、被翻看、被研究。這批重達六十噸、曾屬黑龍江將軍府的文檔，對於研究當年的政治、文化、外交、軍事，乃至邊疆邊界的釐清，都作用巨大。

如今，懂聽、懂講、懂看、懂譯的學生已經培養了一百餘。經其研究而寫成的學報，一期不落地被寄到高佩璇的香港辦公室裏。這件事沒有金錢上的回報，但於她而言，這件事的成果沒有其他回報可以相比。



● 2017年4月，瀋陽五愛服裝城慶祝開業20周年，張燈結綵。



● 2019年8月，參加志蓮淨苑中秋派福餅、探訪獨居長者活動。

融入內地創造天地 四十年來貢獻家國



● 2012年9月，時任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接見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訪問團。



● 2016年12月，時任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接見香港潮州商會參訪團。

引入設備帶去訂單

高佩璇早年赴內地做外貿時，內地還沒有設立外貿局這樣的專門機構，而是要通過第二輕工業局轉介工廠安排生產。內地最早用於創匯的「三來一補」，也即來料加工、來件裝配、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，這種模式正是多以港商為媒介運轉。

高佩璇說自己當初只有一個念頭：要給國家多創造外匯收入。所以儘管有時沒有差額，但白做也要做；而有些地方苦窮偏遠，別人不去的，她會去。高佩璇尤為記得廣東省羅定縣。那個地方窮困，連駐紮當地的技術工人都需以比貴過旁人三倍的工資才能留住。而她每次去，都會得到當地的「最高禮遇」：吃是一雞三味，住的招待所則可以睡上一床黑棉被。

黑棉被之所以能夠成為禮遇，是因為在正常時候，招待所裏只有木板和草蓆。儘管如此，屋子裏該漏水的地方還是漏水，但是也不打緊，放上洗臉盆和漱口盅，照樣可以睡上一覺。

正是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，高佩璇帶去了訂單，帶去了設備還帶去了技術，把整個縣的經濟給盤活了。老百姓可以到廠裏做，也可以在自己家裏做。她說這裏的人更加勤勞努力，因為正是知道受窮的苦，才更加想要學習、想要改變。她也感慨，大前年又去羅定走了一圈，卻發現好多地方已經變得不認識了。

革新技術中國製造

通過三來一補，只能賺取一些微薄的加工利潤，當時的面料均是從香港、南韓、台灣、日本進口。然而高佩璇走南闖北，知道內地生產的面料有能力符合國際標準。那段時間，她的最大目標就是幫助國產布料打開美國市場，讓每一件出的衣服，由內而外地成為中國製造。

她在江蘇無錫圓了夢。江蘇其實一貫有着紡織的底蘊，中國近代著名的民族資本企業大生紗廠，其址就在江蘇南通。而江蘇人也銳意進取。高佩璇告訴他們國際標準是怎樣的，即需要在粗細、褪色率、縮水率上達到怎樣的水平，他們就反覆化驗與嘗試，直至成功。

這邊要磨，那邊也要泡，軟磨硬泡。當時高佩璇雖已與沃爾瑪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，但對方對於國產的布料仍舊心存顧慮。可最終對方架不住她的反覆懇求，答應試上一單，下了1500打的訂。說要是不合格，這事就再免提。

誰知一炮而紅。國產的布料，終於符合了國際的要求。而產品上了沃爾瑪的貨架，其實也就輸向了全世界。作為業界的風向標，美國其他進口商紛紛跟進，當然歐洲商家也不落後。終於，內地製衣工廠可以從利潤微薄的來料加工，走向了從原料到成衣一條龍的正常貿易。

事在人為。那時候，高佩璇也不過三十上下。而其實在1981年前後，當她第一次敲開上海絲綢公司大門時，不過剛剛二十出頭。她笑稱這些年自己再回去見各地外貿系統的舊人，很多都已退休，因為當時和她談判的，年紀都大她一圈。

建服裝城承接就業

外貿生意上了軌道，高佩璇心中有了更大的宏圖，要在瀋陽建服裝城。當時正值國企改制，工人下崗極需轉型再就業。這座服裝城承接了幾萬就業人口。若再加上上游的生產工廠，下游的批發市場，整條鏈上承載了近百萬人口。多年以後，高佩璇在北京再見到當年的國家經委主任，對方仍舊記得此事，表示很感謝她能夠幫助解決當地的就業問題，也減少了社會動盪。

然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，要建造一座十幾萬平米的巨型建築物絕非易事。她笑稱自己往常愛幫人忙，不愛要別人幫她的忙，但那一次，她說用盡了自己所有的社會資源。不說別的，就一套專門的空調系統，訂做就需要兩年，但對外已經講明開業時間，趕不上，只好到處詢問貨源。幾經輾轉，最後終於找來一套別人訂購後又臨時取消的，半年內就完成交付。

那時候還經常要喝酒。她笑稱，有時候這杯酒拿不住，這件事就談不成。可是儘管天天喝酒，她卻從沒醉過，可是回到酒店還是暈頭轉向，唯有在摳出所有酒後，才能繼續處理事情。久而久之，她也找到辦法，當地人喝白酒，她就拿洋酒過去，這是她擅長的主場。

從1995年營建，到1997年開業，高佩璇把孩子扔在香港家中，自己在瀋陽長住。最終五愛服裝廠項目竣工，高佩璇彷若看着另一個孩子長大成人。

轉變觀念重塑人生

項目雖然順利落成，但更艱難的事還在後面：轉變人的觀念。東北一貫國企氛圍濃厚，一時間要轉變身份，到服裝城幹個體戶吆喝買賣，很多人都無所適從。更叫人頭痛的是，服裝城外還盤踞着十幾伙小混混，影響別人的正常經營。

這些人往往還舞刀弄槍，像是在模仿港片裏的古惑仔，叫高佩璇啼笑皆非。但她曉之以情、動之以理，告訴他們胡鬧不行，而只要不打架、不欺負人，就一定給他們個營生機會。

「其實他們也只是想吃飽肚子，找個事做，」高佩璇回憶，「只要坐下來，和和氣氣講清楚需求，就都有得談。」

若干年後，當初一位在高佩璇辦公室行為過激的人又見到她，很是激動，告訴她自己已經盤下服裝城裏的兩個鋪子，並感謝她改變了自己的人生。

多年來，師從本煥長老的高佩璇篤信佛教，在港澳台、中國內地、國外捐寺建廟大大小小也有



● 2021年3月，於香港潮州商會解讀兩會座談會上致辭。

數十，她漸而覺得，人間即是道場，無處不是修行，在塵世間勸人向善、助人追求幸福生活，亦正是「種金剛種子，度有緣眾生」。

是以開發項目，高佩璇希望不僅是資方受益，更要讓政府、讓民眾受益。她笑稱五愛服裝城後來成了瀋陽「最早有大哥大的地盤」，很多商戶也成了當地最早買房、買車的一群人。而二十四年的經營，五愛服裝城累計上繳稅金超三十億元，匯集國內外品牌四千餘，輻射東北、華北、內蒙等百多個大中城市，以及日韓、俄羅斯等東北亞國家，直接吸納創業、下崗失業、進城務工農民三萬餘，並為配套餐飲、運輸、服務等行業創造就業崗位達十幾萬個，帶動上下游市場就業近百萬人。

迎接挑戰事在人為

改革開放的四十餘年，幾乎與高佩璇四十年創業生涯共振同頻。四十年來她翩躚兩地穿針引線，最大的體悟仍是事在人為。當年她初至香港時不過十七歲半，還不能上正規學校，只能在校外攻讀英文、紡織等課程。其後她經營服飾外貿、打開國際市場，再至建設服裝城、開發地產項目，吃過許多苦，也踩過許多坑。但她依然感佩自己能夠遇上大時代，遇上中國經濟騰飛的黃金時代。她稱現在的年輕人要幸運得多。在她那個年代，很多事情都是磕磕碰碰，要摸着石頭過河，而現在，政府給政策、給引導、給優惠，青年人理應把握機遇，努力向上。

她讚嘆，新中國成立的這七十餘年，體現了共產黨了不起的治理成就。從疫情防控到脫貧攻堅，她都親眼所見、親身所歷。她也讚嘆，從解放到改革開放，從站起來到富起來，從北斗上天到航母下海，都離不開共產黨強而有力的領導，離不開其真正、切實地為老百姓着想。我替眾生病，這是她在佛教中所領悟的濟世精神，也正是她在共產黨身上所看到的堅實力量。



● 2020年3月，捐贈10萬個口罩給全港社區抗疫連線。



● 2020年7月，出席香港黑龍江經濟合作促進會兩會精神宣講、支持國安立法座談會。